

中華圖書文具社發行

落葉集

蕭艾著

知市



文藝叢書

落葉集

蕭艾著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落葉集

定價九角

著作者

蕭

艾

發行者

北京西單正誼商場
中華圖書文具社

印刷者

北京北長街前宅六號
友文印書局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前記

扯出來這些醜東西，除不明白是在一九三四年底，爲了帮忙現已離別得斷了音訊的冷而出，到後來又加以修纂的以外，爲時都在最近的兩三年裏；可是細究哪個產生的年月日，却是記不清了，因而排列的次序，也就不分長幼。

有的朋友們曾讓我從這些醜東西裏選擇一個是我得意的，當做集名，我也這末打算來着；可是，真是夠瞧老半天的：居然一個也沒有叫我瞧着露臉的！歸里包堆，沒有不是給我這末現眼的骨頭！

現在命名爲落葉集，也並沒有什末意義，祇不過是在我『趕集』這些醜東西時，正

是一九四〇年的殘秋，玻璃窗外的丁香樹又在寒風裏脫落着枯葉了，於是我不知道這是我的機靈還是糊塗地，就認爲醜東西們有了名字！實在，它們還真不如跟那些落葉一起毀滅了，叫人省心！

可是，我並不是瞧不起落葉；葉兒在枯落以前，有過蓬蓬勃勃的光榮史，在枯落的時候，也常常會引起一些詩意的人們跟它動珍惜的感情！至於我這些醜東西，過去，沒有光榮過，今後，誰敢知道能不能有一點兒如落葉之獲得友人青睞的那種運氣呢？不敢希望；怪害臊的！

知堂先生肯爲本集賜題封面，實在是這些醜東西們的榮幸！我慚愧地領受之餘，這里鄭重地敬誌謝忱。

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，於故都。

病後

一

是誰這末說過來着：人吃五穀雜糧，沒有不害病的。等因奉此，我就病了；而且病得還似乎挺認真：腿呀胳膊的都沒一點勁兒，直覺得身子起裡邊往外發燒，嗓子乾得像含着個七月的太陽，神經迷迷糊糊地，像沈落在大霧裡，撲朔迷離，摸不着什末頭緒；——一句話：非常地不自在！

可是也有清醒的時候，若不，我怎末知道有一堆人，都怪不景氣地站在我的床邊瞧着我呢。而且我又知道他們都是誰：媽、舅舅、大哥，都瞪着歇斯得里的眼睛望着我。

我知道：他們爲了看護我，都熬了夜。這幾張各有春秋的臉上最顯得不太平的是媽，皺紋的臉頰上永遠掛着不輕易見着的淚水；其次是舅舅，又那末抖擻着幾根蒼白鬚子的嘴唇——這是他每逢遇到什末沒辦法的事情時總有的神氣，是要說話而不知怎末總是說不出來的蹙扭勁兒——，我知道：我病得不輕。

我對媽笑了笑；我不忍這位已經失了丈夫跟兒子的老太太，爲了她最痛愛的小兒子的病而担驚受怕，雖然我已不小，二十多了。

「怎末樣？」鎮定的還是大哥，他給我端了一杯白開水來，一邊囑怨誰曾經大驚小怪過似地對着媽說：「醒過來了吧？我說讓他睡一會兒就會醒，你們不信末！真！」

「也總是菩薩在那兒保佑！」媽鄭重的說着，一邊拍了拍膝蓋上的塵土，——我知道剛才她又去跪禱過她的菩薩保佑我的健康了。這個老太太！

「你好了吧，孩子！菩薩會保佑你的！」她一隻乾巴的手摸到我的腦蓋上：「瘦了！還是這末燙人呀——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……」

『這末唸叨有什麼用，真！』大哥一句話就把媽說得直木楞怔：『醒了並不就是病好了；病若好得這末快，人家開醫院的吃什麼！』

『我最不喜歡聽「醫院」這兩個字！』媽向來是瞧不起醫院的，我知道。瞧不起醫院的理由，是醫院都有點兒外洋化，而她供奉的菩薩是中國的；外國人不懂菩薩，而不懂菩薩的大慈大悲，就會治病，她這一輩子是信不過的；還有：病人一進醫院，就是不吉之兆，治病總得取個吉利，可是醫院裡由院長到護士，儘是些穿孝的：一色兒白！病了再遇着穿孝的，那還能有好兒，才怪呢！由於瞧不起，也就最不喜歡聽到『醫院』兩個字，若想病好：

『不管怎說吧，也得禱告菩薩保佑！』

『你結了吧！』大哥似乎要跳起來，又氣上了。大哥向來是這末急性子；根據已往的經驗，我知道他主張的道兒並不是不通，而只因為他這種急性子打了前鋒，就往往落了個不能通；別人因為厭惡他的急躁，而抹殺了他的主張。三年來丟了兩處職業，都是

由於人家不諒解他這種急性子。這個，他自己也知道；可是一急起來，他又不知道了。人家越不諒解，他越暴躁，越暴躁，就越起急。急躁起來，什麼話也說得出，不管話的分量輕重。嫂子去了，官言永遠住在娘家的好，也就爲了他這分兒脾氣。

「又是禱告你的菩薩！」失業期中鬱積下來的煩悶，使得他更容易發脾氣了，一點兒不如意，就是他發脾氣的頂大的導火線。他又對媽發作起來了，腦門子上的血管漲得像蜿蜒的蚯蚓：「提過你幾回，你都忘了：十年前，爸爸的肺病，叫你禱告你的菩薩，禱告死了；五年前，二弟的虎列拉，也叫你禱告菩薩，禱告死了！只要叫你遇到病人，就一死兒不准找醫院，而求你的菩薩！菩薩有什麼用？有用，還能死人！你是個媽，我不能說別的，簡直越老越糊塗！現在三弟病得這樣，你又要……真！你是個媽，我不能說別的……」

「你不能說別的，可說了這一套！我大半輩子了，還總得叫你個作兒子的管着！」媽又流着她那有限的眼淚了，整個的身子都跟舅舅的那兩片嘴唇一樣地抖擻起來了。我

知道：媽現在是動了很大的氣，像她那種老年人的自尊心，是經受不起晚輩兒這末奚落的。她瞪着歇斯得理的淚眼，接着說：『你爸爸、你二弟——呸，那兩個死鬼！——他們死，是命短；可不瓜連着菩薩什末事！菩薩能保佑人消災、消病，可不能攔住了人的命！人的命短、命長，是天定，該多暫死，誰也管不了，除了閻王爺！大慈大悲的菩薩可不是閻王啊！她老人家只能保佑人消災消病，怎末，我禱告還禱告出錯兒了？病人都是我的人，我不着急、禱告，誰着急？誰禱告？你瞧不起我，是你不孝，也沒什末；可你是萬不能瞧不起菩薩——留心菩薩降你的災！——哦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老人家可別見怪，別降他的災，他也是我的兒子！菩薩保佑我的孩子都是平平安安的！——現在，若不看你三弟有病，我還得去禱告菩薩，我真要好好地教訓教訓你，別在我眼前衝撞了菩薩，給我滾！』

『不能！不能再把三弟也送給你的菩薩！我主張定了：三弟得上醫院！』

『我瞧誰敢去找那個死兆兒！有菩薩，不能……』

我真不該病；若不，媽跟大哥現在絕不能這末吵吵鬧鬧的。我要爬起來勸解勸解，可是我起不來，也說不出聲音來。我皺了皺眉，對他們搖了搖沒勁兒了的手。

我瞧了瞧舅舅。

舅舅的那幾根蒼白了的鬚子點綴着的嘴唇，現在是越發地抖擻起來了，像受了邪勁兒不起一處來的風。我知道：這是他越發地要表示意見，而越發地吐不出口來的那種蹙扭勁兒。我感激，也厭惡，我替他着急。

媽跟大哥不服氣地沈靜在僵勁兒裡了，舅舅這才似乎運好了氣，捉住了接岔兒的機會。他隻手把頭上的瓜皮帽子往腦勺上一推，手指就漫無頭緒地捉弄着他馬褂上的鈕釦兒——這是他未曾開言先有的姿式。另一隻手伸出來，一下一下地往下按着屋子裡透不來陽光的空氣：

『別，別，別吵了！』他說話，總是這末結結巴巴地消費着工夫，半輩子了，都是『辦，辦，辦正事要，要，要緊……』

『這不是說的正事末？』媽接了岔兒。

『正事得上醫院。』大哥跟了一板兒。

舅舅趕快上前一把就堵住了媽的嘴，讓媽的話——

『別，別說，別再，再說了！聽，聽我的。』舅舅是真着急：結巴一句，紅了的眼晴跟着眯一下。誰都知道：他這種『急急風』的習慣。

『我，我，我都，都明白……』他都明白。據他說出他都明白的是：在現在這個年頭兒，指望着菩薩給治病，已經是不靈了；因為已經有人說這是迷信！菩薩是最不喜歡有人說這是迷信的，可是已經有人嚷嚷了，所以就不像早先年那末靈了；早先年，他沒聽着過：有人敢說迷信。現在的年頭兒變了，也得隨和着點兒。可是也不能叫病人進醫院，不進醫院，並不是因為那裡邊盡是穿孝的，見了不吉，——可是也不是吉；是不吉，不過把眼一閉，不往這種不吉上想，就沖過去了。他不主張進醫院是另有理由：認為醫院野蠻，就說打針吧，往往還得用皮管子把病人的胳膊給紮起來，再不，就往往要

開刀剖肚子的；誰犯那末大的罪過來着！這且不提；醫院是外國人發明的，治外國人的病，可以；給中國人治病，那至少好跟不好得兩說着了。結論：我得請中國原有傳統的大夫，因為我是中國人。而中國大夫只有號脈，提筆像作文章似地開藥方，文明！怎末也不能拿皮管子把病人細起來用針扎，開刀！

『也不能請舊醫，他們的醫識不科學……』大哥是主張到醫院去定了的。

『科，科，科學……』科學值幾個子兒一斤？舅舅哼了一鼻子。科學，他不懂；他懂得的是科舉，科舉能中秀才！不信？外祖父就是個秀才！……科舉，這年頭兒不行了，他嘆了口氣：因為起小兒批命，他就有作舉人老爺的命，可是在他正預備着第二年進科場，就他媽的廢了！年頭兒變了，也『他，他，他媽的變，變了我的，的命！』

媽的神氣原是挺堅決，不管你們怎麼亂出主意吧，她也一定要施老方子，還得禱告菩薩給我去病消災。雖然經過舅舅對菩薩治病下了一套褒貶，倒叫她有一半兒相信，可是也有一半兒懷疑。不過舅舅也不主張我到醫院，這倒很叫她引為同道，雖然她也不主

張請舊醫；舊醫不是不可請，而是既有了菩薩，至少也用不着現在就請；大夫還是菩薩保佑的呢，若不能治好了病？媽所以也反對請舊醫的，跟大哥的反對有點不同：大哥是信不着；媽是信，可是以為多此一舉，家裏有菩薩不是？媽還能陪着舅舅的話點下子腦袋的，也是不懂什末就科學，而且對於舅舅之嘆息自己竟被年頭兒變掉了舉人老爺的命，也很同情。由於情感的作用，媽到底退了一步：同意請舊醫。——多此一舉就多此一舉吧，橫豎是為了她最喜歡的小兒子。而且也礙不了她禱告菩薩，雙管齊下，我的病還能好得快些呢！

可是大哥始終固執地維持着他的科學信仰：我總得上醫院。他，兩隻手橫擋着門框子：

『不找舊醫！』

『你瞧這孩子！』媽似乎氣得沒有精神掙扎了，歇斯得里的淚眼憤怒地望着舅舅。舅舅好像除了抖擻着嘴唇跟眯眼睛，再沒有別的辦法。他乾黃的臉兒也紅了，再往

腦勺上推了一下瓜皮帽子，腦門子上紮起來的血管比大哥的還要老練，認真。

『你，你你……』下文似乎要『稿件擁擠，暫停一期』呢，這種尷尬的神氣兒！

我厭惡、可笑、可憐他，雖然應該感激他。我對他點了點頭——對大哥搖了搖手。

『你也信舊醫末？』大哥問我。

從來我還沒有像這回病得這末瀉氣；已往，也倒是有過小毛病，可是並不認真！我一挺，就挺過去了；充其量，活動活動，或是多睡一會兒也就算了。對於醫生，不管是中的，西的，我還沒正式領教過呢，所以說：我信哪個也成，不信哪個，也成。我對大哥點了一下頭，給他個失望，爲的是少叫舅舅費話。

可是舅舅還有的說呢：

『請王，王，王大夫吧，王，王大夫是我，我的朋，朋友。他，他的醫道最，最好！我，我，我都是求，求他，他的……』

我閉上了眼睛，我願意眼睛也能兼理着聽覺。

王大夫是怎末個中醫，我們沒見着過，沒領略過，不知道；可是常常被稱讚在舅舅的幾根蒼白鬍子的嘴裏，我們聽着過。我們也知道：三年了，舅舅都是天天吃着王大夫給他配的戒煙藥，一天吃三回。起先倒是說：只要一個月，藥、烟就可完全戒除；可到現在，三年了，舅舅不單煙癮未斷，還增加了吸量，而且又添上了藥癮！一天三回，不抽烟不成，不吃藥不成；抽烟不吃藥還不成，吃藥不抽烟更不成，天天如此。所以舅舅永遠忘不了王大夫。可是也許舅舅說的對吧：『這，這不怨王，王大夫的，的藥不好；是，是怨我，我自，自己願，願意這，這末着。王，王大夫的藥真，真好，有，有的時候比烟，烟，烟勁兒還，還，還足！』

二

我再從撲朔迷離的精神裏醒過來，六月黃昏的陽光已經殘照着窗外的夾竹桃花兒了，疏散的花葉，淡黃裏透着殘紅。

屋裏不見了大哥，媽跟舅舅都歇斯得理地望着我呢。在舅舅的身邊——

『王大夫來了！』舅舅給我介紹着。

王大夫的長像跟舅舅正成個反比：舅舅站在他身邊越發顯得高、瘦、老；而王大夫却是那末短促，那末胖！像個底兒朝上的特大號的缸。上邊頂着一個籃球那末圓大的腦袋；耳朵、鼻子、嘴跟眼睛，都是頭號兒的，掛着挺少面的三五六歲的笑意。打扮倒是跟舅舅的一樣：黑馬褂、灰長衫，可是比舅舅的乾淨、肥；胖腦袋上的瓜皮帽子真像一半兒不小的西瓜皮。肥大的嘴唇兒啣着半截『小粉包』煙捲兒，非常地不相襯！

媽說，也真巧：王大夫剛剛進來一步，我就醒了。這『巧』裡邊『巧』出個道理來：我的病好得快，菩薩保佑。

王大夫的醫道大概不含糊：人家剛剛進來一步，離着我半丈多遠，並沒有端量我一眼，就知道我的病狀了。——兩個像半截香腸的胖指頭夾下胖嘴角兒上的半截煙捲兒，收斂了籃球上的笑意，而顯出非常地認真，驚疑、憂慮地對着媽跟舅舅說：